

歷朝紀政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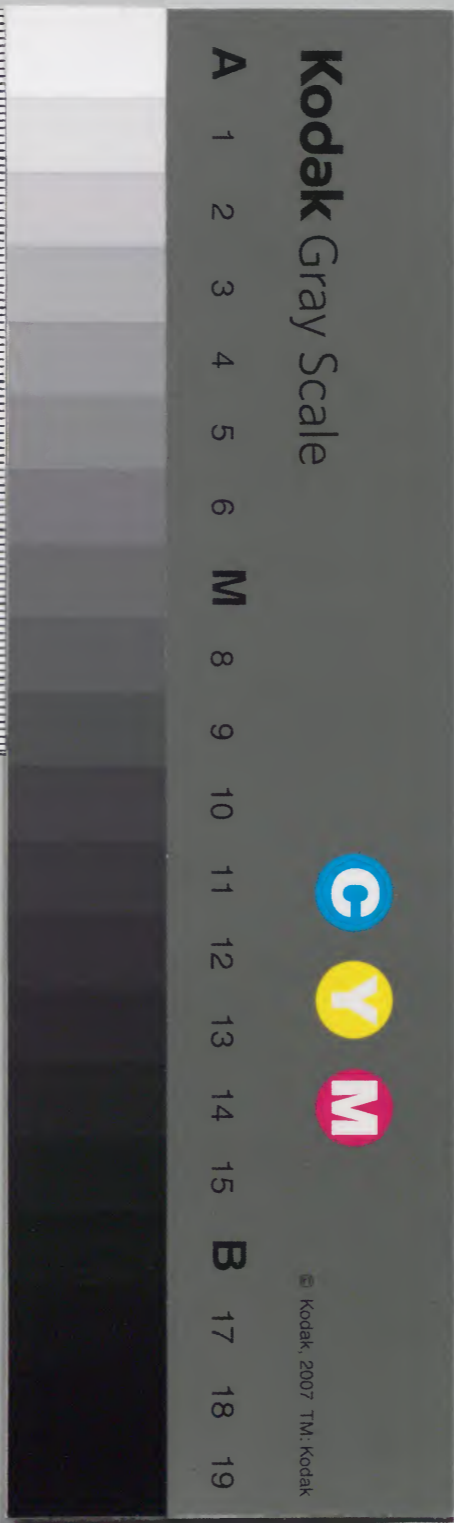
正編二十九



漢	八	七	〇	類
書	〇	七	二	門
門	〇	二	四	〇
類	〇	二	四	〇
架	〇	二	四	〇
函	〇	二	四	〇
冊	〇	二	四	〇

內	八	七	〇	類
閣	〇	七	二	門
文	〇	二	四	〇
庫	〇	二	四	〇
架	〇	二	四	〇
函	〇	二	四	〇
冊	〇	二	四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80
冊數	40 (20)
函號	284 73



治正編歷朝紀政綱目卷之二十九

嘉興 蔡陽 黃洪憲 編纂

晉江 和齋 許順彖 註補

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書法

書美之也自是以至天寶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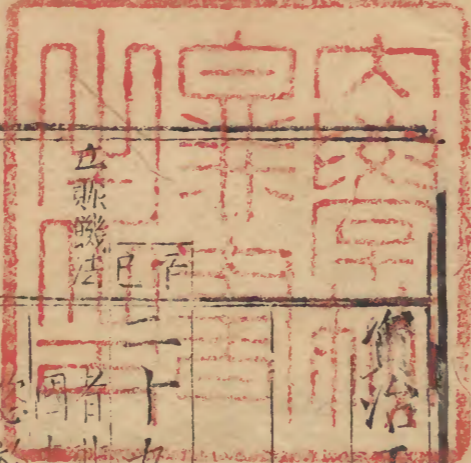
者非或鬼神則務聚斂也。寵邊將也。其所誅賞非為林甫則
國志也。貴妃也。此外亦無幾事。爾夫若心惑溺於上。委邪由
詳書之。所以為萬世戒也。

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故懸絕。自
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貞觀四月得玄元皇帝像。

上夢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迎置興慶宮。

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乃以為營州都督

胡氏曰以利合者小人之事也夫惟君子不可以貨取故人主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慾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殫天下以自奉故使祿山專以貨寶交結左右蒙養姦惡所以治國者不以利為利為其生患之若此也

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追謚曰讓皇帝

上哀惋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為唐大自常名不足以及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璣表述先志固讓許十二月吐蕃陷石堡城

人必昭
德
以昭德百
明皇入宇
文融之說

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平
十
節
度
經
略
使
以
備
邊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茲城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治營州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劔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治廣州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東萊收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

多每歲用衣千二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

東萊呂氏曰唐之制兵其所以處內之制何其曲盡處外之

制何其踈矣也人以為府衛之法壞而後有方鎮之兵不知

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壞於內而方鎮遂成乎

外內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

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以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

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為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

張耳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秩

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

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寶之際沿邊置十節度經

略使凡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疋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反

此為方鎮已形之兆

五大不在邊

居重馭輕之意不存唐兵三變

當是時府兵之法已再壞矣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謂

曠騎又其壞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魚書

但有兵額存爾而六軍宿衛皆市人不復受甲更此二壞

地無餘於是外兵盛強其反者以鎮兵討平之者亦以鎮兵

而居重馭輕之意不復存矣今為唐兵三變之說者曰府兵

變而為曠騎則可謂曠騎變而為藩鎮特未之考爾

穿三門運渠
蔡臣請加尊號

陳王府奉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

上遣使求得之群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

寶字從之

帝于新廟
合祀天地
於南郊

二月享玄元皇帝于新廟。越三日享太廟。越二日合祀天地於南郊。晉法合紀非古也。自是終唐世為未制。傳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祖親而先帝也。唐於是重失之。書曰：越二日。譏也。

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東北都皆為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以田同秀為朝散大夫

以田同秀為朝散大夫。

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為也。開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見玄元皇帝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勅使往掘，亦得之。東京留守王倓知其詐，按問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也。

范氏祖禹曰：明皇崇老喜僊，故其入臣諛小臣欺，蓋度其

以帝堅為江淮租庸使

為而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為。姦固哉！昔漢文一為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僊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以帝堅為江淮租庸使

三月以帝堅為江淮租庸使。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相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帝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至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

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詹事

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詹事。書法員外詹事何以書病。玄宗也。夫之而帝殊不之恠。甚矣其蔽也。故特書病也。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

口蜜腹劍

虛綯風標

清粹

姑以賈唐

分務東洛

何如

之士或嗚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
 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
 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
 謂曰交廣二州籍才謂遠遠須籍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憚遠
 行則當左遷姑以賔詹分務東洛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
 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
 用今安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諭以上意
 甚厚蓋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亦
 以為員外詹事
 牛僊客卒以李適之為左相
 突厥阿布思來降

安祿山入朝

群鳥比來

食蟲立盡

終日不成

一字

時人謂之

曳白

三月

追尊周上御

阿布思突厥西葉護也王忠嗣說拔悉蜜等使攻之而烏蘇
 遁去故思等相次來降由是突厥遂微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
 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
 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群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
 侍史館從之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
 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
 得幸於上擢其子璵為首祿山言於上上召入面試之璵手
 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三月追尊周上御大為先天太皇臯繇為德明皇帝

非礼之礼
力後世笑

范氏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臯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為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為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自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於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為後世笑爾

廣運潭成加常堅左散騎常侍

堅引漕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

漕渠發人丘隴自江淮至京城市間愁怨二年而後成

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

二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亦順旨稱譽

以祿山兼
節度使
甲甲

其笑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河西軍擊突騎施斬莫賀達干更立骨啜為可汗

秋突厥亂冊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

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又併拔悉蜜

葛邏祿九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

九月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

初上以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

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慎矜屈

附於已復以為中丞

貶裴寬為睢陽太守

寬為林甫所忌與裴敦復比而賂楊太真姊中傷之也

以楊慎矜
為御史中
丞
欽慎固辭
不受

卷之九

唐書卷之九

六

始祀九宮貴神書法漢武親祀竈則書始玄宗祀九宮貴神則書始是後肅宗祀九宮不書非創也與其始也

術士蘇嘉慶言遁甲術有此神典司水旱故祀之。

初令百姓十八為中二十三成丁。

四載正月帝聞空中神語書法書帝聞何說自欺也秦早漢武之君求神仙為人所欺耳如帝

此言乃自欺也結是而有妙與真符之得自欺者人亦欺之

尹起莘曰玄宗既夢得像又以寶符而上尊號又尊先天太皇又祀九宮貴神至是又聞空中神語可謂恇恍之極精爽既矣欲不亂得乎。

回紇懷仁可汗死

子磨延啜立號葛勒可汗。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土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以正忠嗣河東節度使

忠嗣以務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大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乃與師故出必有功邊人以為自張仁贖之後將帥皆不及

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

以楊太真為貴妃

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書法前書冊壽王妃楊氏矣此再書常氏何著常之繼楊也然則楊太真為貴也冊為不書壽王妃書太真書太真所以志作偽之勞拙也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郎將常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暮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為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

宮中號曰娘子

以正編

卷廿九一

七

以從兄銛為殿中少監劔為附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
貴赫然楊劔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從
軍於蜀貧不能歸新政在利州東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
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瓊引為采訪使委以心腹嘗從容
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
妃新得幸子能為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劔本末劔儀觀
甚偉言辭敏給兼瓊見之大悅即辟為推官使獻春綵於京
師贖蜀貨直萬緡劔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諸妹分以遺之曰
此章仇公所贈也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劔善樗蒲引
之見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

范氏祖禹曰明皇殺三子納子婦用李林甫為相三綱絕矣

明皇三綱

其何以為天下乎

九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

堅以通漕有寵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善材甫由是惡
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

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

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所尚公主
以叛祿山討破之

冬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

丞相亮廟習隆請立也不書其請此其書祿山奏立何著

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

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

奏立李靖李勣廟

李勣廟

李勣廟

李勣廟

李勣廟

李勣廟

李勣廟

李勣廟

李勣廟

李勣廟

李勣廟

李勣廟

使以王鉷為京畿來訪

此皆不出於祖庸請

丙戌

華山王氣所在

以王鉷為京畿來訪使。

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知上意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祖庸調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中外嘆怨至是以為御史中丞京畿來訪使

五載春正月貶常堅為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州太守

李適之性踈率李林甫嘗謂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

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又知之

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王與也太去徑云鑿之非宜故

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已謂適之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而與常堅益親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

惟明上去林

天下勁兵重鎮皆在忠嗣控制万里

立非林甫意林甫思異日為己禍欲動搖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馬來市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忠嗣校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夏四月李適之罷

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罷政事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京兆尹蕭昊使法曹吉溫鞫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始太子文學薛嶷薦溫才上召見顧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昊薦溫於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羅希奭者為吏深刻林甫引為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羅鉗吉網

是不良人

顧氏應祥曰武后之用酷吏欲暗移唐祚恐人圖已故欲鉗

天下之口爾明皇之用酷吏則李林甫專權欲去其不附已者明皇耽於色欲一至於此而不悟也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政事一決於林甫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僊符瑞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性諾而已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郎還第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秋七月勅左降官日馳十驛

為其在道逗留也自是左降官多不全矣

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為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

歷朝紀政正編

卷廿九 唐玄宗皇帝天寶五載

十

貴妃院者。七百人。中有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為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嘗以妬悍不遜送歸。歸從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縷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冬。殺驍衛兵曹柳勣。勣善大夫杜有鄰。有鄰女為太子良娣。其長女為勣妻。勣性狂踈。好功名。喜結交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北海太守李邕。皆與定交。勣與妻

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吉温鞠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皆杖死。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

劉友益曰。於是勣為飛語。以陷有鄰。則曷為亦以殺書。殺不以其罪也。有鄰女為太子良娣。其長女為勣妻。林甫故實其事。以陷太子。因使吉温奏勣首謀。遂與有鄰皆杖死。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故勣雖傾險。欲陷外家。綱目舍勣。所以惡林甫也。書殺而後有任其咎者矣。

丁亥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江華司馬王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老舊。又在外。意怏怏。

李邕如干
將美耶

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欲因事除之。別遣羅希奭按邕與裴敦復皆快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耶。難與爭鋒。然終慮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賜皇甫惟明常堅等死。希奭所過殺。遷謫者。李適之仰藥。踞自尹起莘曰。自柳勣杜有鄰。以至李邕王琚李適之等。皆當時薦紳。不免無罪見殺。則民之無告而死者。又可知矣。古人亂邦不居。無道則隱。蓋為此也。雖然。明皇蔽於林甫。雖愛子猶且不免。况大夫士乎。

除絞斬條。

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

令天下嫁母服三載。

劉友益曰。嘗敕五服並從經傳矣。既又加母黨服。於是又令嫁母服三載。綱目備書之。得失昭然矣。

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林甫恐對策者斥其奸。建言令州縣試送省覆試。乃具名聞。奏既而至者。試以詩賦論。無一人下第者。林甫乃以野無遺賢。上表稱賀。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書法

祿山胡人。日不知書。御史大夫乃風憲之長。朝廷清選以之。兼職可

謂非其倫矣。直筆書之。亦足貽千古之笑也。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詞朝廷指趣。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

林甫以野
无遺賢稱
質
以祿山兼
御史大夫

此胡腹中何所有腹中只有赤心太子何官臣愚惟知有陛下一不知乃更有儲君祿山請為貴妃兒胡人先母後父

於路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爾。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趨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鄉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獨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鈺姊弟。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夏四月。王忠嗣解河東朔方節度。

李林甫以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

託以禦寇。築雄武城。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忠嗣固辭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冬十月。如驪山溫泉。名其宮曰華清書法。

未有書名其宮者。書名其宮何。譏溺愛也。

與前書更集仙為集賢者大異矣。

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以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

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翰光弼皆以勇畧為忠嗣所重。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

翰弼皆以勇畧為忠嗣所重

忠嗣不得已奉詔

李光弼諫王忠嗣

豈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大夫能行古人之事

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勅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

見悅之以爲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其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冤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

王忠嗣可謂賢將

范氏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設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罷勉奉詔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籍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

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償所亡高

忠詞可謂
深謀

馬直以空虜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于
讒放可勝吒哉

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釗有掖庭之親乃引以為援事有微
涉東宮者皆指搃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鞠之釗因得逞
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珀高力
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殺戶部侍郎楊慎矜書法

慎矜楷克罪人也書爵書殺何其甚林甫也慎矜私語讒書信有罪矣不至殺之甚矣

慎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鉞父中表兄弟也
故引鉞入臺及鉞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鉞意不平慎矜不之
覺也嘗與之私語讒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

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避亂林甫知鉞與慎矜有隙
誘使圖之鉞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
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楊釗盧鉉同鞠
之使吉溫捕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溫父善溫幼時敬忠嘗抱
撫之及捕獲溫不與語鎖其頸驅之馬前使吏誘之曰楊慎
矜已歎服惟須子一辨解意則生不然必死敬忠求紙溫不
答敬忠懇請哀切乃令答辨還鞠慎矜引以為證慎矜皆引
服惟搜讖書不獲使盧鉉入長安搜其家鉉袖讖書入閣中
出詬曰逆賊深藏秘記以示慎矜歎曰吾不畜讖書此何從
在吾家吾應死而已於是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連坐者
數十人

此何從在
吾家

以天下歲貢賜林甫

李岫以滿盈為懼

重關復壁

一夕屢徙家人莫知其處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書法

書病玄宗也自書籍以來而未有其此賜矣

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習林甫第門臺省為空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措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輔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駟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復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林甫家人莫知其處

以高僊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書法至是諸道節度多胡人矣林甫為之也僊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

忠厚名臣

天子有吞四夷之志

林甫杜邊帥入相之路

諸道節慶使盡用胡人

歷朝紀政

卷廿九 唐玄宗皇帝天寶七載

十六

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以僊芝為行營節度使討之僊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為安西四鎮節度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誰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僊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无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威戍北邊

天下之勢
偏重

明皇欲求
一切之功

林甫得以
行其計

以高力士
為驃騎大
將軍

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范氏曰：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牛僊客知上厭巡幸，乃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

不可假人

力士自是
不敢深言
天下事

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罪。上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力士不謹
於大而謹
於小

胡氏寅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審能為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孰與讓？既不能然，反使安祿山、李林甫因已以取將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擁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不謹於大而謹於小，知所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得譽於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

五月，賜安祿山鐵券、書法。

漢為功臣鐵券，不書此。何以書？譏寵過也。祿山之反，帝之寵過實啓之。書

賜安祿山
鐵券

卷廿九

唐玄宗皇帝天寶七載

十七

歷朝紀政

以楊劉判
度支事

鐵券
始此。

以楊劉音招貴妃從祖兄也判度支事。

劉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使。思
幸日隆。尋賜名國忠。

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

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澤。勢
傾天下。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與韞綺五家。凡有請託。府縣
承迎。峻於制勅。四方賂遺。惟恐居後。上所賜與。五家如一。競
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既成。見他人有勝已
者。輒毀而改為虢國。尤為豪蕩。

改會昌縣曰昭應

或言玄元皇帝降于華清宮之朝元閣故也

尹起莘曰。書高力士為驃騎。則見其尊用宦者。書群臣上尊
號。則見其淫侈自居。書賜安祿山鐵券。則見其寵信胡雜。書
楊劉判度支。則見其任小人而窮聚斂。書貴妃姊為國夫人。
則見其寵女謁而輕名器。書改會昌縣曰昭應。則見其信妖
人而事神怪。夫以一歲之間。略無一善可書。則餘歲從可知
矣。玄宗自恃太平。委政林甫。養成天下之亂。一敗塗地。其禍
至于唐亡而未已。可慨也。

徐氏昭文曰。唐自高宗以後。數十年間。載罹女禍。明皇以英
武之資。親定內難。何乃昧於近監。復蹈聚麀之耻。而天下大
亂。唐室由是日微矣。

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應龍城書法

書翰何歸功翰也自築此城吐蕃不敢近青海

則翰之功多矣故稱名以予之

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劉友益曰築城一也有以功書者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翰築

應龍城高駢築羅城是也有以仇書者温城赭沂知誥城全

陵是也美惡不嫌同辭

雲南王歸義死

子閣羅鳳嗣

丑巳

八載春二月帝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書法

凡書觀譏也自觀左藏而

帥群臣觀左藏

帝之侈心益張矣

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万計釗請令糶亦為輕貨

賜楊釗紫衣金魚

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璋

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條未達林甫諷御史逮捕以為妖言

杖殺之

胡氏寅曰自古殺忠諫者必亡人君以此猶亡其国宰相以

此豈不亡其家與身乎然奉璋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出位而

言其死自取之也

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書法

府兵至是書廢矣故終志之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勅書契魚都督郡

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驍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

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木契銅魚

猛將精兵
皆聚於西
北
中國無武
備
古人無事
為有事之
防
府兵太宗
之善制

械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
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
也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
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死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
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曠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
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死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
訟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
官父兄擯也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尹起莘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古人蒐苗獮狩寓兵於農所
以當無事而為有事之防也府兵太宗之善制子孫不能修
弊補廢振而起之一變於張說而其制大壞至是死兵可交

況曠騎之法又變是舉天下之大無一人以將之也書停折
衝府上下魚書其為弛備不亦甚乎

六月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
福壽之符命王鈇求獲之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号曰大道
玄元皇帝高祖曰神堯太宗曰文武高宗曰天皇中宗曰孝
和睿宗曰玄貞帝曰大聖后曰順聖

唐九載春正月羣臣請封西嶽許之

以姚思勳為檢校進食使書法非事也非名也書醜之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勳為檢校進食使
水陸珍羞數千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監禁中人十家之

正朝紀政正編

天寶九載

唐玄宗皇帝天寶九載

二十

胡氏寅曰明皇貴為天子而悅人進食使奢靡相驅風俗相煽咸陽之厄尚食不隨餐餌寒飯歉餒而過為後世戒不亦著乎。

古人長有其有明皇不能保其所有

尹起莘曰明皇以一口腹之微置使以領之自以為能享玉食之奉也。未幾逆胡反叛出次咸陽距宮闕不四十里日中猶未得食僅有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又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當是之時回視前日珍羞果安在哉。乃知古人不求侈靡乃長有其有而明皇過求侈靡遂至不能保其所有也。

關中旱西嶽祠災制罷封祀書法制罷封祀何譏也封泰山非而罷故書譏之太

益曰太宗詔封泰山以星孛罷高宗詔封泰山以有彗罷玄宗許封西嶽以嗣災罷綱目歷歷書之所以譏也。

蓋為劉景代甫之策

夏四月流宋渾於潮陽。

渾林甫所厚也。時則事權歸楊釗吉溫去林甫而附釗為釗畫代林甫之策。釗奏渾罪逐之。剪林甫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書法唐初皆書公故暉等始賜爵祿山蓋已甚矣

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

冬十月得妙寶真符書法

寶符藏符不書此何以書譏惑也田崔之詐人能言之帝亦知之是何以

將帥封王自此始

正月

帝之惑至是有不可得而拚者矣故特書譏之

十一

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僊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

安祿山入朝

祿山屢誘奚契丹。飲以葺岩酒。藥草名。用以釀酒。有毒。釀而阮之。動數

千人。函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

於昭應。祿山至。戲水。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上幸望春宮

以待之。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前此

聽祿山於上谷鑄錢五壚。祿山乃獻錢樣千緡。

賜楊釗名國忠書法

書賜名何識不賦其名也

釗以圖識有金刀。請改之也。

劉友益曰。賜名不書。甚惡。其美書。書國忠。書正已。書賢臣。

國昌。書全忠。書贊華。其惡也。書茂。昭書弘正。其美也。

制追復張易之兄弟官爵。

楊釗乃二張之甥。釗得請。引其迎中宗於房陵之功也。既許

復爵。仍官其子一人。

南詔反。陷雲南。

鮮于仲通為節度使。性褊急。失蠻夷心。而仲通楊釗所薦。

免駙馬程昌裔官。

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婢鞭及公主衣。致墜馬。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竟亦免昌裔官。不聽其朝謁。

為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洗祿山兒金銀錢

十載春正月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書法
梁冀嘗書賜甲第矣此則局為以起第書識壯麗也然則賜第未有書其地者書於親仁坊何識也擇里處仁帝蓋有識矣仁者固如是乎書於親仁坊所以其帝之不
命有司為祿山起第但窮壯麗不限財力令中使誰作勅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遊宴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襜褕裹之使宮人以綵輿昇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范氏曰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戲至使出入宮禁而

不疑襄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何其惑之甚矣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約為兄弟祿山數稱溫才於上會領河東因奏溫為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為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床曰噫嘻我死矣

胡氏曰祿山之憚林甫者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若林甫

每見常汗沾衣祿山言無不盡必問十郎何言安大夫須好檢校

祿山憚林甫

歷朝紀收王編

卷十九

唐玄宗皇帝天寶十年

祿山燕三鎮
祿山有輕中國之心

明以祿山兵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移之他鎮消未然勢使之畏已而已其罪可勝言哉

祿山既兼領三鎮

平盧范陽河東

日益驕恣自以為曩時不拜太子

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所蓄養

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

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以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分遣商胡

販鬻於諸道歲入數百萬

夏四月劔南節度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制復募兵以擊之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劔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

心南詔王閣羅鳳忿怒發兵反攻隔雲南郡仲通將兵八萬

討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仲通不許

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

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閣羅鳳遂北臣於吐

蕃制募兵擊之人聞雲南多瘴癘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

分道捕人枷送軍所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

聲振野

秋八月武庫火

燒兵器三十七萬

尹起莘曰人火曰火是時祿山兼領三鎮已蓄異志武庫之

火安知非祿山為之不然何以直書火而不言其故乎

安祿山討契丹大敗

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為鄉導過平

正月己亥文正

盧千餘里遇雨弓弩筋膠皆弛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
殺傷殆盡祿山獨與麾下二十騎走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
哥解使魚承僊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祿
山還至平盧麾下皆亡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執其手曰
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鄉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之
尹起莘曰鮮于討南詔而敗僊芝擊大食而敗祿山討契丹
而敗則是初未嘗有寸功也猶欲喜事邀功而不已乎

壬辰

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
十一載春二月以粟帛庫錢易惡錢
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
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

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以不便遮揚國忠馬自言國忠
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
改吏兵刑部為文武憲部

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鉞伏誅

書法

窮聚歛以逢君鉞之罪也
故自天寶以來皆書杀書

誅者鉞而已然則自王鉞
外帝之用刑亦多監矣哉

鉞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為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
字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鉞弟戶部郎中錡凶險
不法錡所善邢縡與龍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上以告狀
而受鉞使捕之鉞意錡在縡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捕縡
縡帥其黨格鬪會高力士引禁軍至擊斬縡捕其黨皆擒之
國忠白上鉞必預謀上以鉞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為

夫利百物之所生君子不盡利以近民
聖王字損已以益人
與利之臣鮮不禍敗

之辨解上乃命特原錕不問使國忠諷錕表請罪之錕不忍
上怒命陳希烈極言錕大逆當誅勅希烈與國忠鞠之獄具
錕賜自盡錕杖死於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
范氏祖禹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
必壅壅則所害者多故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
施也聖王寧損已以益人與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
來未有令終者也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俚之平
糴耿壽昌之常平不為培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
其慶矣

冬十一月李林甫卒

書法

林甫迷國誤朝養成天寶之亂法當誅死綱目特書其卒者所以著明皇

護養姦賊使之獲保首領死於牖下之失尔削官不足以及其罪惡也

林甫養成天下之亂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
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
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姦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
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
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上不之寤也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

攘袂扼腕
水山
張豕隱居
嵩山

國忠為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
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自侍御史至為相
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為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
郡進士張豕謁之豕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
爾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以吉温為御史中丞。

楊國忠薦之也。温詣范陽，辭安祿山，祿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為温韉馬出驛數十步。温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而達。

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

書法

於都堂何訊專也

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

兼文部遂於都堂唱注而召集左相給事中在座以奪其首審之權則專甚矣故直書訊之

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故事，兵吏二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

官皆集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其間資格差繆甚衆，無

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

門下不復過官

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

高宗時定銓注法集而試已試而銓已銓而注已注而唱集衆告之

而已。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書剖其棺何甚國忠也。林

其爵矣。此則曷為甚之國忠以謀反誣林甫非其罪也。故林甫信可罪罪以反而剖其棺則甚矣。

書法

甫有罪綱目於其卒也削

國忠又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詣闕誣告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抉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

夏五月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

楊國忠欲攻李林甫之短故也

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視之蔑

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國忠欲厚結

翰與共排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平郡王是時中

國盛彊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間閭相望桑麻翳

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

馳五百里

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楊國忠素與虢國夫人通至是往來無度或並轡走馬不施

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

輿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會於國中第車馬僕從充
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
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劔南旌節引於其前
以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

前進士劉迺遺昱書曰禹稷臯陶同君舜朝猶曰載采有九

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楫之

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

辭華則不及徐庾徐庾庾信皆陳人二觀其利口則不若

夫漢文帝登虎園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甚悉何暇論聖賢之

事業乎

甲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書法

邊將入朝還鎮乃常事耳而

歷朝紀政

卷十九 唐玄宗皇帝天寶十三載

廿八

劉迺遺宋昱書
古今遲速不侔之甚
周札不及徐庾
何暇論聖賢事業

國忠言不能入

祿山辭歸范陽
祿山疾驅出關

此議他人不知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祿山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等，勲効甚多，乞超資加賞。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初，上令高力士餞祿山，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拍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均、均官。

加安祿山左僕射

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垆草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為僕射。○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垆，皆翰林院供奉。

北門學士

中書出納王命之司

范氏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勅行焉，明皇制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

蓋琴基數術執伎以事上而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
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為之者不
亦可羞也哉

胡氏寅曰陟降多士皆當出於中書設有私徇小則詰責大
則黜削可也不當疑其事而分其權翰林初置人材與雜流
並處其後雜流不入專處忠賢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
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而有私人相無不統而
有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迹為異同也而可乎哉

以安祿山為開廐羣牧使書法書群牧使何病帝也國忠始以
召敕祿山欲其速反既而泣訴
帝欲加以平章則復沮之而除僕射然後祿山之反愈急矣
於是請兼群牧其欲反可知也從而命之是借賊兵而資盜
糧也然則祿山之反雖忠激之而帝之闇亦甚矣哉

私人內相

以祿山為

開廐羣牧

使書法

帝欲加以平章則復沮之而除僕射然後祿山之反愈急矣

祿山求兼領羣牧總監家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
飼之

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書法先是日食不盡如鉤不書書曰
食此其書何日君象也帝之闇

如鉤

胡氏寅曰十七年日食不盡如鉤為用字文融也至是日食
不盡如鉤為寵揚太真也凡欲非一端而貨色尤甚徇于貨
色必踈賢人此昏之所由也明皇誠能仰觀于天俯求於已
知太陽侵食之咎不在乎他革而正之其變亂為治易危為
安猶反手爾

劔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書法自十三載書敗至是四矣明
皇開邊之禍及於民且及其

家而不之悟也故備書訊之

如鉤

南詔表新
以捷聞

必擊南詔。閻羅鳳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范氏曰：壅蔽之為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皆小人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

胡氏寅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際，喪師幾二十萬。高僊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思勗討叛蠻，所殺又十一萬。夫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范氏曰：明皇之言未為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相如姚宋，將如王忠嗣，復何憂哉？而以姦猾為賢良，是以禍亂已成而不自知也。力士非有深謀遠慮，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乎？

八月，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章事。
冬，閏十一月，貶韋陟為桂嶺尉，吉溫為灋陽長史。

明皇之言
未為失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九十一 唐玄宗皇帝 天寶十三載

三十一

河東太守韋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賊
汚事下御史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於安祿山復為國忠所
發貶陟桂嶺尉溫澧陽長史安祿山為溫訟寃且言國忠諛
疾上兩無所問

關中大饑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
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
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
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
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戶部奏郡國戶口之數

雨多不害稼

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
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

胡氏寅曰或謂自古人主養民至千萬戶則止矣是以數言
亦然亦不然也然者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以隋高祖而煬
帝繼之以明皇而祿山出焉不然者堯舜禹啟太平三百餘
年周成康昭穆太平亦二百餘年計其生齒豈止千萬戶而
已哉養之既至教之又備無札瘥兵革之禍王者代天理物
於是為盡矣明皇戶口雖多而身自毀之禍亂稍平幾去其
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烏乎可不
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聖法

善從之何
議不悟也

王者代天
理物於是
為盡

蕃將代漢

未乙

祿山之
心至是
益可見
矣而猶
不悟故
書識之

將

未乙

三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常見
素謂楊國忠曰祿山又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日入
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
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
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
呂知誨楊光翹呼外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
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
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
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尹起莘曰祿山求領三鎮則許之求兼羣牧則許之今請
以蕃將代漢將則叛逆明矣而明皇亦竟許之豈天固欲使

高宗已草制而不發璆琳盛言祿山無二心

之肆逆為昏亂者之戒邪不然何迷謬之甚如此也

沛國朱氏曰僭擬無涯之念每放於權位之極泮渙不軌之
謀多出於才力之雄今祿山養壯士八千餘人家僮百餘人
皆以一當百且擁三道兵馬矣於是精兵極天下之選財用
極天下之富爵賞皆出其門將帥皆其私屬其必反之謀不
特楊國忠知之路人無不知之至是復請以蕃將代漢將其
姦謀畢露矣而明皇猶不之悟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詩
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其明皇之謂歟

曹華曰祿山有精兵十萬收西北良馬納之閑中而兩都無
誰之何夫祿山雖無反心其可已耶惜乎見素但爭祿山之
叛不能告明皇以守備不修外重太甚又以蕃代漢縱祿山

何害為明
帝君子
王衍識石
勒賢于江
統
安祿山表
語獻焉

不反貽後世子孫憂段秀實未嘗言朱泚反而請完禁衛何
害為明達君子哉若以知人反叛為明而不知經國之大閑
是王衍識石勒賢于江統也

秋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

祿山自歸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備
然後見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祿山子慶
宗尚宗女在京師密報祿山祿山愈懼上以其子成昏手詔
召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表獻馬三千疋每疋執鞚夫二
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
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
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泄上託以他事撲殺之遣中

不拜

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踞床不拜曰馬不獻
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

胡氏曰明皇至是知祿山之必反而不為之備可謂迷而不
悟矣或曰祿山兵精而為之備亦安能禦之乎曰顏杲卿張
巡之徒以一縣一郡尚能倉猝立功况據四海全盛之勢乎
苟變易其思慮凜雪其精神蒐兵擇將立有區處比其稱兵
尚在數月之後縱河北傲擾亦安有搭遷之辱哉蓋其蠱惑
之深神志昏奪以至於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冬十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書法**
祿山之反固其

數心亦帝寵之太過以成其驕而國忠又數赦之以速其反也
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始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

國忠徵敗

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屢以事激之欲其速
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遂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
祿山詐為勅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
忠眾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
萬反於范陽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奔解
北京以聞上未知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
揚揚有得色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大言請詣東京開府
庫募驍勇執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為
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
陽橋為守禦之備

劉友益曰求兼羣牧可以悟矣而帝不悟至奏補將軍五百

國忠揚揚

西南之行
非不幸

補中郎將二千可以悟矣而又不悟至請以蕃將代漢將則
益可以悟矣而又不悟逮其獻馬然後稍悟又不為之備則
西南之行非不幸也綱目詳書之其為萬世戒深切矣

尹起莘曰玄宗侈心一動喜佞樂諛黜九齡而用林甫於是
塞言路殺諫臣興大獄事邊功窮聚斂縱奢侈溺聲色恣遊
逸事神怪凡亡國敗家之事靡一不舉重以陳希烈楊國忠
之徒交煽其禍天下雖欲不亂不可得也至於討賊之事則
書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用見武備之弛至募市人
為兵其為後王監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以郭子儀
為朔方節
度使

帝還京師安慶宗伏誅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
十二月以高僊芝為副元帥統諸軍屯陝

宋明史

卷十九 唐高宗皇帝天寶十四載 三五

李愬盧奕
死節

胡氏寅曰太宗命將征伐四克未嘗遣中貴人監其軍也武
后尚不肯以御史監軍曰自下制上既非令典又何以使人
有功玄宗寵信宦官於是始遣邊令誠為監軍甚後世無窮
之亂上不法貞觀下不及女主何以保其國哉

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愬御史中
丞盧奕死之愬直書與賊何不

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常清所募兵皆白徒
屯武牢以拒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河南尹
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愬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
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愬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潰
愬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

逆順
我死不失

高僊芝退
保潼關

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將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
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奕懷慎之也
高僊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

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僊芝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
若賊衆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
以拒之僊芝乃趨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
臨汝弘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未
至關中凶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
備兵亦稍集

東平太守吳王祗起兵討賊

祿山以張通晤為睢陽太守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

東平太守
吳王祗起
兵討賊

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唐制皇元弟皇子皆封國為親王親王子承嫡者為嗣王祗名也齊南太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尉曹普帥吏民擊斬通晤有衆二千詔以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

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穎王璪為劔南節度使。

二王皆不出閤以江陵蜀郡長史源洧崔圓副之。

制太子監國書法

事既寢書之何訛也事勢交急猶以女子之言而止欲無西南之行符乎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火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

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遂寢

尹起莘曰唐高祖欲立秦王為太子又欲使之居洛陽皆以宮嬪之言而止玄宗欲傳位太子亦以楊氏之請遂寢其事惟睿宗遜位不沮於太平公主之說蓋高祖於宮嬪玄宗於楊氏是其所私者而睿宗於太平是其所親者是以從否不同爾彼婦人女子止狗目前自非剛明不惑鮮有不為其所移者綱目書制太子監國而分注載銜土請命之事識者可以觀矣。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

初真卿杲卿從弟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

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平原

顏真卿起兵討賊

不識顏鄉
作何狀

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
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鄉作何狀。
乃能如是。真鄉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
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
皆感憤。清池尉賈載。鹽山尉穆寧。清河尉張澹。饒陽太守盧
全誠。河間司法李奐。及李隨。各有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真鄉
為盟主。軍事皆禀焉。

殺高僊芝

高麗人

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書法

前書常清敗績。遂陷東京。

又書僊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罪二將也。此並以無罪書殺。何令誠潛也。

邊令誠數以事干僊芝。僊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常清以
賊搖衆而僊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滅糧。賜上大怒。遣令誠

齎勅。郎軍中斬僊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
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至渭南。勅削其官爵。
令還軍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
忘臣言。特朝議皆以為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上
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
兵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軍政無所統一。用法嚴
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鬪志。

贊曰。虜乘天下忘戰。王德奉勤。故提戈內諜。人情崩潰。常清
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即奪爵土。欲入關見天
子。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於軍。僊芝棄陝守
關。遏賊西勢。以喪地被誅。玄宗雖為左右蒙瞽。然荒奪其明。

亦甚矣。卒使叛將得藉口，執翰以降賊。嗚呼！非天熟其惡，使亂四海，舉黔首而殘之邪？彼二將奚誅焉。

祿山遣兵寇振武，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

進圍雲中，拔馬邑。書法凡書使歸功上也。懷恩未保，光弼心乎忠義，有必書子儀使，何著光弼之為子

儀屬也。故特書兵馬使然則疑郭李誰相統壹者過矣。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祿山、宗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

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

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

謂履謙曰：何為著此？謂著祿山所賜金紫也。乃陰謀共起兵討祿山。崔

安石、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

顏杲卿起兵討賊

途中指衣

何為著此

河北諸郡響應

馬燧說賈循

此不世之功

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甥盧洙，替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眾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至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邺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抵，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循、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

申丙

十五載

肅宗皇帝至德元年

春正月安祿山僭號

書法

未有書僭號者書僭號自祿山始天

子在上也與角逐之時異矣

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

中書令高常嚴莊為中書侍郎

以李隨為河南節度使許遠為睢陽太守

書法

自改刺史為太守書以為太守

者五惟許遠以功進來真以選陞其餘無非貶出者若遠者可謂無負矣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

書法

杲卿

死節忠烈顯著故特書之

杲卿使其子泉明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通

幽請偕行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更

其表多自為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

以許遠為睢陽太守

許遠可謂無負

顏杲卿死節

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

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賊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師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為衛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起至太守何負於汝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賊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剛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二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是鄴趙等郡復為賊守盧全誠獨不從思

盧奉誠
不從

明等圍之。李真將七千人。李晞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為思明所敗。

天不使得
忠義之報

胡氏寅曰：杲卿拒賊河北，皆應若賈循事。就賊巢既傾，真可不逾旬時坐平大敦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是何也？明皇保姦棄賢，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故制治保邦必慎於未然之前。若車奔航沉，則人力有所不得施矣。

車奔航沉

以李光弼
為河東節
度使

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二月，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

子以薦光

山光弼克常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以為河東節度使。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

山圍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縣南逢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音傍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

張巡哭廟
起兵

真源令張巡起兵討賊。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贛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贛出戰，敗死。巡力戰却。

張巡守睢

賊因兼領賁衆潮復與賊將李懷儂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驚却貌謂開張而易其本處也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暴殄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李萼為郡人乞師為長城

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

清河觀大

資之名義

真卿奇李萼

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為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

真鄉克魏郡

真鄉以書召賀蘭進明

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計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鄉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以賀蘭進明為河北招討使

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鄉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真鄉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鄉咨之。由是軍權稍移。進明真鄉不

明

真鄉徵常山之敗。二公過猶不及

真鄉務下已以濟國

歷明紀政正編

卷十九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四

以為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勅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等徵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

朔氏寅曰。真鄉先進明起兵。又為河北採訪使。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并力可也。咨其計畫可也。軍權稍移。則過矣。讓以堂邑之功。則又甚矣。真鄉為是。得非徵常山之敗乎。愚謂二公過猶不及。方果鄉送俘京師也。張通幽請行以救宗族。果鄉若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陷賊。君正應留此。相與協力破賊。乃可以自前。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姦謀沮矣。果鄉既失之。真鄉乃務下已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有可咨之策。而以不

真卿忠義不統始于此
以來真為穎川太守

米嚼鐵

儀光弼
河北

郭李嘉山

情與之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不以郭李持角。而進明是讓真卿忠義奮發。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以來瑱為穎川太守。

楊國忠問將於左拾遺張鎬及蕭昕鎬昕薦瑱以為穎川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嚼鐵。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

先是子儀光弼與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還常山。思

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桃戰三日。賊疲乃退。

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祿山復發兵五萬餘人。子儀深溝

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

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于嘉山。屬定州

漁陽路絕

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衆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遂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以魏王巨為河南節度使。賊圍南陽。大常鄉張垆薦魏王巨有勇略。上徵吳王祗。還以

巨代之。引兵出藍田。賊解圍走。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於靈寶。大敗賊。遂入關。書法哥舒大敗書賊遂入關外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

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

哥舒翰靈寶敗績

國忠促翰
出兵
哥舒翰撫
膺勳哭
安祿山克
潼關

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灊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恐為所圖。乃表請灊上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州。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徑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續遣中使趨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勳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官軍大敗。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送洛陽。安祿山問翰曰。汝常

朕不識

我今足如何。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為可。空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

范氏祖禹曰。國忠既激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動為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小人利於已而不利於人。則為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為之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帝出奔蜀書法

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皆書如此。其書出奔何罪無備也。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

國忠首唱幸蜀之策

歷朝紀政正編

卷廿九

唐玄宗皇帝天寶十五載

四五

郭從謹言

之策。上然之。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崔光遠為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門管鑰。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疋。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舍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藏。國中請焚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歛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既啟。則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既過。使橋楊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柰何絕其路。留高力士樸滅之。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父老郭從

先王務延
訪忠良以
廣聰明
宋璟直言
天下賴以
安
草野臣知
有今日

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范氏祖禹曰。古者天子巡狩。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既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猶當告廟。諭衆為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

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人主先為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天子以身寄天下之上

又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為君。離而去之。則為匹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劉友益曰。玄宗即位以來。奢欲固未无。而善政可紀者亦多。自開元末年。書立賑饑法。而後殆無一善可書。所書者。非惑鬼神。則務聚斂也。寵邊將也。其所誅賞。非為李林甫。則楊國忠也。貴妃也。欲無大亂得乎。

楊國忠及貴妃伏誅

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書法

衆怒殺之。未有書法。誅者書伏誅。何罪宜

誅也。妃妾書伏誅。終綱目一人而已矣。

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捨搗其首於驛門外。并殺韓國秦國夫人。上聞。誼譚。出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仗。頓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常諤見素之子也。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

將士安則陛下安

下安

下安

下安

下安

下安

下安

下安

下安

天子之尊
威制四海

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
等入觀之。玄禮等皆免。曾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
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
景僊誅之。

胡氏寅曰：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
所集，禍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玉鉞為色役，使併
徵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
天下矣。楊國忠以踈族進，薦鮮于仲通帥劍南，喪師二十萬
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勅，
則毒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至叛反，則毒又甚於
兩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怒？一人三失，怨起在萌，猶當圖其所

朝臣惟常
見素一人

父老避帝
留太子

不見者。况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乎？人君孰不有女，
寵而寵惑至此，自非陳玄禮高力士輩諷勸以速殺之，則衆
怒之禍必及其身矣。而或者乃云：不聞夏殷之衰，自誅褒妲，
以是為玄宗之美，則非矣。使陳常不言，明皇豈能斷而除之，
蓋亦迫於不得已爾。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常見素一人，乃以常諤為御史中丞，
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且
至扶風，徐圖去就。衆以為然。上乃從之。父老避道，請留。上命
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
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

二王勸太子

太子仁孝可奉宗廟

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

帝至扶風。

分絲以備

三失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絲十餘萬疋至。上命陳之于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絲，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願留。

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至平涼。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敬，倓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

裴冕衣冠
名族
裴冕必無
貳心

賊父兄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帝至河池。以崔圓同平章事。

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爲相。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刳其心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珀等皆降於賊。祿山

以希烈均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一時名士如王維李暹鄭虔等。賊嘗署以僞職。後坐遷謫有差。若蘇源明。則病不受。署杜甫欲奔行在。爲賊所得。則亡走鳳翔。上謁不爲賊所及也。是時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既克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逼之患。

帝至普安。以房瑄同平章事。

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珀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爲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留不

朝臣誰來
誰不來
房瑄恐或
不來

太子即位

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瑄為相，陳希烈罷相。上許以瑄代之，瑄拜謝，既而不用。故瑄懷快快。

太子即位

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

書法

書即位矣。復書以太子何識，遽也。馬嵬之變也。苗太子東討賊而已。至是制下，則以天下兵為元神命之。然則太子即位非有所受之也。明矣。綱目歷書之，所以示幾也。

靈武兵食完

初，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遊、判官崔漪、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

此萬世一時

之計

裴冕請尊馬嵬之命

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遊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尊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范氏祖禹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唐氏曰：兩京陷，乘輿播遷，社稷不可一日無主。靈武之立，有不得已此儀，所以就役。李泌所以肯來，與宋高宗建康事同。所居之位，又正而無疑。范氏、胡氏之說，皆非也。

歷朝紀政

卷十九 唐玄宗皇帝天寶十五載

五

顧氏曰肅宗卽位靈武。范氏以爲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於玄宗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以致此咎。瓊山丘氏亦謂燭理不明。欲速而見小利。遂陷於不孝不忠之罪。愚以爲責之太過。當是時。玄宗聞潼關失守。不顧宗廟社稷。而爲脫身之計。中外不知帝之所在。則天下已非玄宗之天下矣。使太子不正大位。何以激厲人心。號召天下之兵。而致吐蕃突厥遣兵入助。耶益亦勢之不容已。未可遂以爲非也。譬諸人家。藏一寶貨。父不能守。擲之於地。子從而拾之。亦何傷乎。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

皇朝
子充
元帥
兵馬

李泌至靈武

李泌非可
召而至者

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上皇制以太子爲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閩。惟璘赴江陵。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上皇至巴西。以崔渙同平章事。韋見素爲左相。李泌至靈武。書法書至何甚辟也。於是遣使召之。召爲不書。召。必非可召而至者也。此綱目之特筆也。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交。揚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隱居潁陽。上自馬蒐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

正月已亥

卷廿九 唐紀六十五 肅宗天寶十五載

五二

孫繼對揚

李必固辭

相位

賓友貴於

宰相

劉侯帝之

故人

李必重輔

德而輕賓

友

特進常自

謂大丈夫

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胡氏寅曰鄴侯帝之故人力辭相位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歟總非從遊遽相屈伏既非素交之道乘危傳襲又相承奉均蒙不正之責此泌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為賓友也河西安西皆遣兵詣行在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緩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即白宰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柘筠發兵七千勵

以忠義而遣之

改扶風為鳳翔郡

上皇至成都

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本紀替曰女子之禍人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於一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羸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賊將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

張巡青令
孤潮

今日忠義
何在

堂上設天
子畫像

致巡以大
義斬六將

崇人絕城

面中六矢
而不動

見雷將軍
方知足下

軍令

令狐潮圍雍丘。潮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若如平生。潮因說
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
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潮聞上皇已幸
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曰：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
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
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
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絕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
十萬。其後復夜，絕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
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即將雷萬
春於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
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

知天道

人倫天道
同條共貫

巡之才識
可為相

以顏真卿
為工部尚
書

以蠟先達
表靈武

唐書

卷十九 唐書

五

下軍令。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
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
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脇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
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胡氏寅曰：人倫天道同條共貫。秦漢以後，學者不能知也。而
巡言及此，則巡之才識，豈特能御軍守城而已乎？殆可為也。
常山諸將討殺太守王甫。書法特書討子義也，果卿之
風義其在人者深矣。

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

初，真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歛軍還平原。及聞郭李西入，始
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九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

諸道徇國之心益堅

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

古者有功錫以茅土

太宗欲復古制
太宗賞力以官賞功有二害

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狗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其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鄉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為今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

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

書法

助者何非借也故此語燕人於莫高則書致助回紇吐蕃於肅宗則書請助致助者得請而後至也終綱目書蠻夷借兵入莫善於致助請助者矣

上皇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

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為租庸使

史思明陷九門

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書法

奉冊寶何以即位之辭也故不書傳位書奉冊寶而已

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勅為誥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

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
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江淮居多

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吾兒應天順人

朕知侯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常見素房瑄崔渙奉傳國

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

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書法

先是祿山取百官宮女送洛陽不書與未耳何以書

書所以為示侈誨盜者之戒也

霓裳羽衣

舞馬啣盃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眾樂梨園弟子。往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

雷海青柳

樂器於地

睨之。樂工雷海青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

支解之。○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

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相傳太子此

民間益思

四門之外

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四門

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

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

皆薛景傑之功

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傑之功也。景傑陳倉令也。先是嘗殺賊將瓦扶風而守之。

司馬公光曰。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

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

徒娛已。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使鑿輿

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

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建寧王

卷十九

唐高宗皇帝

十五載

五七

建寧誠元

帥才

豈可使廣

平為吳太

伯

衆心所屬

在元帥

此固倏之

心

衣黃衣白

衣白山人

衣紫袍以

絕群疑

建寧王倏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上以為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倏為元帥。諸將皆屬倏。聞之。謝泌曰。此固倏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勅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

上曰。朕非敢相屈。以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意高志。泌受乃

遣使徵兵回紇書法

貴華賤夷春秋之法也。肅宗急於討賊。借助回紇。綱目則書徵兵回紇。徵者徵發。召

命之詞。不使中國屈於夷狄。此正春秋之意也。

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禮之

子承宗為燉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

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

葉氏適曰。祿山始亂。起於倉猝。雖極可畏。然未至無可經營。

若處置得宜。年歲自定。無故增立諸節度。而自作分裂。借回

紇諸蠻兵。而召其侵凌。坐此二失。百六十年與之始終。是祿

山非能壞唐。唐自壞爾。

帝如彭原。

唐高宗皇帝

卷十九

唐高宗皇帝

十五載

五七

打子聲聞
于外

痛心嘗

肅宗以位

為樂

肅宗志不

及遠

寶冊至自

成都

寶冊如

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
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至彭原。解舍隘狹。上與張良娣
博。打子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潛令刻乾樹
雞木耳。為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范氏曰。明皇播遷于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毀。社稷立墟。
此痛心嘗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
為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與。

寶冊至自成都

帝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
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於別殿。
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

房瑄以天
下為已任

敬珠玉以
賞戰功

建寧王喜
極而悲

家事宜待
上皇之命

胡氏寅曰。置壘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為皇帝。先欲
建中宮。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亂傳襲。吾誰欺。欺天乎。
上以見素本附揚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
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
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諸將拱手避之。○上皇賜張良娣七
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女官名不宜乘
此。請徹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
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
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爾。上又謂泌曰。
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
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天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

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爾。良娣由是惡泌及倓。○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勅諸將克長安日。焚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顧以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勅。必以為用常妃之故。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太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

胡氏寅曰。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專擅。妬疾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廟塗炭。按誅王敦故事。踞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已。是以天子而讐匹夫。不亦褊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容。必不勝任。

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器小而然耶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書云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

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勅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

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令宰相分番當直秉筆決斷政事奉承上旨旬日而更懲林

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尹起莘曰。天子以四海為視聽。况諫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

令其言事先白時宰乎。邪慝之人事多私僻。慮發其姦。故以

壅蔽天子之耳目。此固姦臣之常也。書制諫官言事勿白宰

相。則前此壅蔽之失。與今此革弊之得。皆不言自見矣。

冬十月朔日食既書法

食既大變也。帝方即位。其召此變也。奈何趣取大物。而又內寵良娣。外遠李泌。

諫官云
事勿白宰相

天子以四海為視聽

諫官天子耳目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九十九

唐高宗皇帝

五

肅宗三者皆失

第五琦請作推鹽法

胡氏寅曰肅宗始初清明。未有大過。而謫見于天。若是其大何也。入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辯。肅宗乘危取位。愛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泌不敢自安。則三者皆失之矣。是以功業不遂。而禍亂繼作。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僭乎。使其克謹天戒。以正厥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加第五琦山南等道度支使

琦請以江淮租市輕貨。沂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推鹽法。國用以饒。以房瑄為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

明論房瑄

房瑄直王衍之比

房瑄請自將復兩京

房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請行在。上命瑄以為御史大夫。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虛浮。致中原板蕩。而房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直王衍之比也。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上由是踈之。瑄請自將兵復兩京。以李揖為司馬。劉秩為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落河。胡語曳落河。猶華言壯士也。雖多。安能當我。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

房瑄有虛名而無實才

范氏祖禹曰房瑄有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踈之而猶以為將帥是不知其臣也瑄以讒見踈而猶以討賊為己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瑄而瑄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死之

史思明陷河間景城李真李暉皆死使兩騎賞尺書以招樂安即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思明攻清河博平皆陷之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辯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

將軍具壯士

張興唐之忠臣張興願一言而死

燕巢于幕

鋸殺罵不絕口

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日誠言之興曰主上待祜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孫材父叛季扎謂材父猶燕巢于幕喻至危也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羨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為死祜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

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書法遣討者肅宗也書上皇遣

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皇

不聽。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子瑒有勇力好兵。薛瑒等為之謀主。以為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勅璘歸。璘不從。上乃以高適為淮南節度使。來填為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常陟共圖璘。適與填陟結盟誓眾以討之。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

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常等數人。自餘皆協從爾。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

李泌料祿山

以兩軍繫四將

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爾。願勅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

歷朝紀政正編
此非人子所言

除害。泌曰：何也？侯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置之。侯不悅。

張巡移軍寧陵，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

令狐潮李廷望攻雍丘，數月不下，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投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勅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

肅宗皇帝

諱亨，玄宗太子。因安祿山之亂，乃即位於靈武。其後克復西京，不失舊物。在位七年。壽五十二。葬建陵。

肅宗皇帝至德二載

其元載乃天寶十五年也。春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

命崔圓赴彭原

書法。於是上皇既稱太上皇，改制為誥矣。而李麟同平章事，誠有所不得已也。

然則靈武之處，固可憾矣。

劉友益曰：睿宗二年，大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正始也。於是而大書曰：肅宗皇帝至德二載。恒也。其不書何？譏也。何譏？譏始之不正也。始無所受，其不正也甚矣。綱目不從睿宗例書之，所以病之也。

安慶緒殺祿山

書法。不書弑賊之也。凡蠻夷盜賊書殺，不書弑。故太子臨書謀殺莽，安慶緒書殺祿山。史朝義書殺思明，臣不臣，故子不子也。綱目之脩，君臣之分而已矣。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嚴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閻豎李猪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莊謂之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從

之又謂猪兒曰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猪兒亦許諾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家賊也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為太子襲偽號尊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

尹起莘曰祿山以臣反君故有子禍之報天道昭昭固已其明綱目於此書殺而不書其父者祿山既不君其君亦安能復子其子哉然而不書誅者則以慶緒殺之故耳狂胡反逆罪惡滔天曾不再期其子屠之不啻狗彘亂臣賊子盍亦以是少警哉

殺建寧王倓書法

書殺殺無罪也

上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

二人譖殺世爭主

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泌出以告廣平王倓倓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輔國本出自飛龍故云粗閑書計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按二人譖言一入會不少加察肅宗之殺建寧其間且狼又甚於玄三子矣於是廣平王倓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胡氏寅曰肅宗為太子厄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懣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於宦女聽讒殺子曾不知戒方在播越巨寇猶

存已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無自而有興復之理也

帝如保定

上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六食諸國兵至涼鄯乃幸保定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光弼帥士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以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

光弼軍令

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與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

安慶緒用子奇為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檀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張巡自寧陵引兵與遠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為遠戰自是遠但

張巡許遠
合兵

公智勇兼
濟

歷朝紀政正
遼守巡戰

郭子儀平
河東

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遁。夜

郭子儀平河東。賊守將崔乾祐敗走。初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之。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應。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

二月帝至鳳翔。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當乘兵

李泌請如
前策

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諸胡兵。性耐寒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胡氏寅曰。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舍上皇而西行矣。今大計未就。復念晨昏寧棄遠猷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四人所見。蓋不約而同也。杲卿既不幸敗死。而肅宗復不能

事有大小
緩急之序

肅宗棄遠
猷而不用

欲速見利

之過

四人所見

不約而同

用三人之謀

用三人之謀惜哉

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

先時赫山得兩京珍貨采諭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寢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

書法

璘書反矣書討宜也於是皇甫

正謀保江表之罪不書伏誅何帝有歎也故再書討以

成式與河北招討官李銑合兵討璘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

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兵鋒未交尚及早圖去就

不然死於鋒鏑永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

奔廣陵璘黨皆散憂懼不知所出成或將西侃等濟江璘兵

遂潰璘奔鄱陽江西採訪使皇甫銑遣兵擒殺之是時李白

嘗為璘府僚佐因璘起兵逃還彭澤及璘敗當誅也郭子儀請鮮官為贖罪得免焉蕭穎士客金陵時璘亦嘗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然初嘗召之而不往見後又客死汝南逆旅故免於難

二月韋見素裴冕罷徵苗晉卿為左相

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書法

書惜之也曷為惜之惜其晚也故樊豐敗

而後祠楊震堂者敗而後祭陳寶遼水敗而後祀魏徵書姓名此其書

爵謚何予賢也九齡之卒以長史書於是爵謚既正故特書之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

其家

胡氏寅曰李觀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

遣中使祭張九齡

九齡先見

明皇忽九齡之言

惟無欲然後能持盈守成

玄宗思九齡於奔蜀之餘忠臣智士為國遠慮天欲以此顯忠賢之先見

子非之曰。未有盡其心於女色。而又能盡其心於賢者。於明皇見之矣。明皇忽九齡之言。及身履危亡而後思之。亦奚及哉。正使鄉也用九齡言。既亂不自范陽可耳。大直在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殺一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於播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而守成也。
尹起莘曰。無甬東之既。則子胥之諫不驗。無淝水之敗。則王猛之言不酬。太宗思魏徵於伐遼之後。玄宗思九齡於奔蜀之餘。忠臣智士為國遠慮。人主常患於忽其言而不用。至於禍敗已形。則回思曩日之言。如著龜明鑑。毫髮不爽。然已無及矣。豈天固欲以此顯忠賢之先見耶。然九齡之言。無一不驗。玄宗徒能思其爭祿山之事。不知九齡於林甫之相爭之

玄宗思其一不思其二
玄宗未盡知九齡

念諸君以此痛心

尤力。故凡天寶之亂。雖起於祿山。其實皆林甫醞釀以成之耳。思其一而不思其二。玄宗猶為未盡知九齡者也。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做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千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

刻高為矢

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刻高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以郭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

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溝。敗績。賊遊兵至大和關。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畧盡。賊安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請自貶以為左僕射。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

諸將皆給空名告身

大將軍告身一通易一醉

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官爵人君所以馭天下

范氏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而加以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賤。而施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者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

房瑄罷。以張鎰同平章事。

房瑄不以職事為意

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廷蘭鼓琴。廷蘭因是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鎰同平章事。上嘗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內。鎰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

房瑄日聽門客鼓琴

帝王當修德以弭亂

上然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吳奔襄陽。

南吳賴吳得全

吳在圍中。凡周歲以力不能支而奔襄陽。時賊欲南侵江漢。賴吳扼其衝要。南吳得全。

貶郭子儀為左僕射。

子儀詣闕請自貶以為左僕射。

子儀謂賢

尹起莘曰：前書子儀敗績，固有罪矣。然是時方務含容姑息，使他人處此，必歸罪偏裨以自解。惟子儀必自詣闕請貶，故綱目亦正名書之。若子儀者，亦可謂之賢矣。

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

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

進明不救張巡
連明且食
延雲雲
雲雲獨食
不下咽
示信

以茶紙樹皮為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關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壕立柵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

唐書卷五

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初房琯為相惡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而以許叔冀為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唯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

進明可謂不思

胡氏曰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我能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虞於叔冀者直以事理騰成聽命可也遲疑憊悞忠義不立豈不辱乎房琯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廢退之以為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操此心以馭人難乎功業之遂矣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事之濟否在此行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

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至長安城西陳於豐水之東李嗣業為前軍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卻嗣業乃肉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稍定於是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遲明歸仁等皆遁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金帛子

子儀克復西京

唐書卷五

卷五十一 唐書卷五十一

七十一

歷朝系西

葉護驚躍
答拜

廣平王直
華夷之主

遣使請上
皇還京師

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倣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滸水之東。軍民胡虜見倣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直華夷之王。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倣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倣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京。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曰。為之

李泌請更
為群臣賀
表

李泌五不
可留

臣功太高
亦太奇

不意卿疑
朕如此

庚子月己亥

柰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柰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不辦殺卿邪。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

李泌白建寧之冤

陛下以此可察其心

先生言是

臣欲陛下

慎將來

李泌謂黃

臺瓜辭

一摘慎無再摘

此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建寧王暕耳。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廣平王俶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懼，作黃臺瓜辭，與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

陛下但識友心

朕當書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胡氏寅曰：鄴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

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寧捨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為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為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寵於內，輔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可知矣。於乎，鄴侯其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者歟。

勸賢以去

讒遠色為首

勸賢以去

讒遠色為首

勸賢以去

讒遠色為首

義

睢陽江淮之保障

張巡守睢陽

羅雀掘鼠

張巡西向再拜

張巡許遠死節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書法

巡遠之死異時異地此其並書之何

解感也遠之死節雖明抑又與巡同加送贈然當其時巡子去疾已有異議矣李翔傳巡事復不及遠焉綱目等而書之所以破千載之感也

尹子奇又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况密邇群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數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當死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

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所餘纔三四并南霽雲

萬春

霽雲頓首人少為人操舟後應巡萬死一生者最善

均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

張巡行兵不依古法

張巡將畧

臨機應猝在呼吸間

推誠待人無所疑慮

巡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噐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其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

巡遠均為
死節之臣

巡遠不可
以先後異

觀
巡遠可謂
烈丈夫

天以完節
付二人

太守閻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
曉杖殺之

尹起莘曰張巡死節表表在人無可言者然許遠生致洛陽
而綱目已書其死者遠雖不死於睢陽然未幾亦死於京師
故綱目等而書之則見其均為死節之臣耳固不可以先後
而異其觀也

讚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
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制首尾小大數百
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
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遽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
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書法

書廣平王及子儀而下
回紇者一則尊中國二則

抑夷狄三則不十回紇之有其功
四則戒後世不得與異類共事也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
就通儒以拒官軍子儀等與賊過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官軍
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慶緒師其
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而去許遠死於偃
師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
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范氏祖禹曰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援肅宗允務欲使不
為遠謀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昔武
王伐商有微盧彭濮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為犄角之助而

肅宗不為
遠謀

通鑑

卷九

肅宗皇帝

七

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九 唐肅宗皇帝在德二載

已若與之共事而倚以成功則未有不為患者也
尹起莘曰觀收二京回紇之力為多然綱目畧無一詞及回
紇者何哉夫以羯胡肆逆宮闕為罪肅宗苟能痛心疾首選
任忠賢因人心之感憤仗大義以討賊則亦何患克復之難
夫何慮之不精乃求欲速之功借助回紇遂使逆賊方遁遽
已縱虜肆掠重為民害則是中國反聽命於夷狄而收復之
舉為無人矣

李泌歸衡山

李泌歸衡山
泌求歸山不允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勅郡縣為築
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尹起莘曰肅宗寵張良娣任李輔國莫親於愛子且猶殺之

必去

况賓友乎此泌之所以必去也

帝發鳳翔遣帝見素奉迎上皇

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書嚴莊司農何譏也祿山之又莊
實尊之非他從賊者比矣况又與

聞慶緒之逆乃大慙也既不能誅
而又官之其失大矣書病唐也

胡氏寅曰嚴莊既同祿山叛君又教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

有大於此者乎既受其降又官之則當時亂臣賊子又何必

討斯舉也殆猶推波而助瀾歟

陳畱人殺尹子奇舉城降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書法上皇書還西京此其書入何還者
故嘗主之之辭也入者自外而主

之辭也前未嘗書出
此固不得以還書也

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

歷朝紀政正編

卷廿九 唐肅宗皇帝在德二載

七六

以甄濟為
秘書郎

甄濟引首
待刃

列詳愧心

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
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
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以甄濟為秘書郎蘇源明知制誥書法秘書郎知制誥未有書
者此其書何賞忠也故待書之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奏掌書記濟察祿
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
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
亦使彊昇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
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
為秘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
功郎中知制誥制士庶受賊官祿者令三司條件聞奏

甄濟以操
行著稱
甄濟守節
不污

濟固士君
子所當為

尹起莘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知有君臣父子之義也若
食君之祿任君之事一旦變出乎前遽反君而臣賊則狗彘
之不若矣甄濟在唐以操行著稱祿山之亂守節不污當其
引首待刃之時寧預知不死以俟唐之克復哉安於義命所
惡有甚於死者耳彼陳希烈之徒既無扶顛持危之功又無
仗節死義之守其事逆胡醜然無耻原其本心特欲偷生苟
免豈知復有素服悲泣之時哉綱目書以甄濟為秘書郎文
無美詞亦以濟之所為固士君子之所當為也

宴回紇葉護於宣政殿

書法

書於宣政殿
何錫之也

封忠義王歲遣回紇絹二萬匹便就朔方軍受之

朝享於長樂殿

上皇還西京

天教人心皆歸於汝

今為天子父乃貴

上在彭原更以粟為九廟主至是於長樂殿朝享焉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

上皇至鳳翔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著紫袍拜舞於楼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自為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教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執轡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入御舍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出居興慶

宮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

胡氏寅曰父子天性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之也當盛威儀備物采何發精騎邪乾啓其端於是有露刃而劫遷者興慶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于是矣

范氏祖禹曰肅宗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謹小節以是為孝亦已悖矣

赦天下

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徙廣平王俶為楚王

上皇不以甲兵自隨

肅宗居安謹小節

尋復徙為成王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上上皇尊號

追贈死節之士

李愬盧奕

東京丞同留守顏杲卿有素復謙 典杲卿同許遠

有張巡傳張介然

死於陳蔣清採訪判官典 變龐堅穎川

為長史

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此外更有 穎川太守 戰亡之

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焉若

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眾以弱制

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

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

李翰為張巡作傳

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
相掩况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

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

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彊欲圖之思明遂以所部十三州來降

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降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

范陽節度使遣內侍李思敬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

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

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

獨來載租庸三分之一○復郡名官名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准律皆應處死李峴以

河北率為唐有

李峴獨得美言

肅宗請免均均死

為賊陷兩京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勲舊子孫今一
槩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賊者尚多若盡
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峴此議得之詳理判官李栖筠平
恕為多當時人皆怨譴器而峴獨得美譽亦栖筠之力也
字貞一世趙人常劾去元載党徐浩三人帝欲用為相而不
果憚載也栖筠喜獎士而樂人攻已短天下推重之不敢有
所指斥稱贊皇上竟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
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
等七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均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
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均死何面目見
說於九泉上皇曰均為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吾家事決不
可活上泣而從命頃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群臣在鄴者聞

赦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
司馬公光曰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承平之日
合取容禍亂既作偷生苟免至乃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乃
犬馬不如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屈抑下僚
世亂則委棄孤城壘粉寇手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
幸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
悔焉

胡氏寅曰張說父子於太子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
由上皇之慈也今肅宗以全生之恩歸說父子而上皇無預
焉豈不悖天理欤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蓋不以一
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為肅宗者正均均之罪而為說置後

肅宗以全生之恩歸說
明君不以一身害天下
下公義

置左右神武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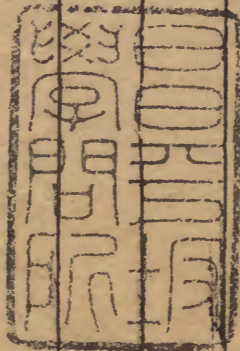
其庶幾乎

置左右神武軍

取元從子弟充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千。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初唐高祖以父兵起

大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號元從禁軍。

故妃常氏卒。書云。故妃耳。何以書。離不以罪也。故錄之。



二十九終

